

思想者

刊头题字 | 谭谈 主编 | 唐吉民 主管主办 | 华夏早报 2023年5月12日

为什么要容纳背离常识的言论

对于一个社会而言，即使仅就言论范畴而言，尊重常识、遵循常识而不背离常识，应该也是检验它是否正常、是否文明的一种“常识”。那么，是否就意味着背离常识的言论就没有了存在价值呢？

厘清这个问题，需要先弄清楚什么叫“常识”？我认为，常识，是一个心智健全的人，生活在现实社会中所应该具备的基本知识，包括生活自理能力在内的生存技能、基本劳作技能、基础的自然科学以及人文社会科学等知识。所有这些知识的基点，就是对于自然世界的尊重与敬畏。常识是经实践检验并得到公认的普通知识，尊重常识事实上就是一种常识，不符合不遵循这些普通知识的言行就叫“背离常识”。现实社会中背离常识的事例客观存在，不应无视，这也是一种常识，问题只在于，我们应该怎样对待它们的存在？

前段时间，围绕名著《伊索寓言》出版的合理性问题，激起不小的社会纠纷与热议，颇耐人寻味。起因是某学生家长，在看到出版物中《伊索寓言》中螃蟹掐死坏心肠蛇朋友的故事后“深感不安”，认为这会给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带来无可挽回的负面影响，于是打当地市民热线电话投诉，要求出版社删除此篇并追回全部已出版书籍。出版社方面倒也及时回应，表示以后再版时会对这个故事情节做一些修正，但也坦陈已经出版的无法召回。由此而引起如潮的社会舆情。

《伊索寓言》早已是世界公认的文学经典，相信为多数读者喜爱，却也可以是少数读者眼睛里的“毒品”，其中发生发展的逻辑路径虽然凌乱，倒不无趣味，堪称是当下这个纷繁社会的“现象级”事件。

在我看来，这位家长的言论不可取，因为它背离常识，是经不起推敲的。

首先就出版物定位而言，《伊索寓言》是公开出版、面向全社会的公众读物，而不是受众仅限于学生儿童，甚至直接就是指明确的学习教材。这两者间有一个重要的区别，那就是前者出版标准与要求比较宽泛，符合大众读者基本的普遍的审美标准即

可，而教材，又被称作“教科书”，则受众面相对狭窄得多，因而在内容健康与文本表达上要严格规范得多。如果仅根据某一小部分人的阅读取向来取舍文章，就很容易剥夺另一部分可能更大更广泛的人的阅读权利，这当然不合理。

再退一步来说，即使《伊索寓言》“螃蟹掐蛇”类故事被编入教材，成为青少年读物，也大可讨论其利弊关系的大小。文学作品本就是现实生活的折射，而现实生活从来就不是真空，是极其复杂多变的。尽管光明、友爱通常是社会的主旋律，却难免也存有阴暗、丑陋的东西，世界既有美好的一面，也有不那么美好甚至阴暗丑陋的一面，这才是社会的全景、生活的本真。否则，诚如有学者调侃的那样“四大名著都该瑟瑟发抖了”（伍里川《不能让孩子活在“无菌环境中”》），难道不是吗？《水浒传》里也有暴力，《红楼梦》里还有香艳呢，相比伊索类寓言，命运岂非更堪忧？童话寓言，不能尽是小羊跳舞小草唱歌的故事，一片莺歌燕舞样，也应反映自然界人世间的真情实感，包括鳄狼蛇蝎的恶毒残忍，让孩子了解一点所处的真实世界，增强一点判断力和免疫力，是有益于孩子健康成长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下架《伊索寓言》，打算让全社会“无菌化”，实在有些荒唐。这个道理，本身其实不过是一种常识，不难解释，不难理解。

当然我们的讨论，是建立在假设家长不是无理取闹、哗众取宠，而是言为心声、出自本真基点上的，讨论才有进行的必要和意义。因为在凡尘世界中，标新立异，偏激之语最容易博得眼球，容易爆得名，取得出人意料的效果，其实是一种逆向社会情绪激励，大可不予理睬的。这样的实例，在现实生活中，不胜枚举，实在无聊得很，不举也罢，多数人因此为之义愤不平则鸣，是本能的正常合理反应，完全可以接受。

公民社会，人人有言论自由，包括家长在内的如何一名读者，都可以对出版物提出异议，这是他们的神圣权利，出版社自然也有申辩的权利，这可看作是一种

务实高效的机关工作，是为人民服务大局的需要，更是当前各级党委政府致力追求的目标。

但事与愿违，机关效率每况愈下的顽疾如影随形，病入膏肓，值得我们反思。

对等权利。何况即使是贵为阅读教材，也不应是圣经，不应是无条件膜拜的对象，理应允许探讨批评，编写者、使用者也都需要秉持“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思想”理念对待之，两者相辅相成，不可或缺。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绝对支持家长有勇气公开亮明自己的观点，甚至直接向出版社提出抗议，先无论对错，这是他们的自由，也是他们的权利，我也欣赏出版社以平等的态度，在平和地向家长解释的同时，却不屈从偏见不由分说地就让《伊索寓言》下架，这倒不失为这场争端，还有那么一点积极意义的地方。

然而与此同时，我认为事情还有另一个审察的视角，相对于现实生活中时不时发生，有时惊天动地的各类矛盾与事故、纷争与纠葛而言，这个事情其实很算得微小，因为仅仅涉及一本薄薄的童话书籍而已，不料却激起社会的剧烈反弹，群起而攻之，就有些反常。说老实话，看了这条新闻，我的直觉是这个社会某个环节出了问题，而且这个问题看似细微实则不小，能够折射出社会某种积弊。问题出在哪儿呢？原本是某个社会个体成员的成熟观点，即使可能背离常识，也纯属一己之见，只要对社会进步无碍，但说无妨，听者大可不必较真，如不可取，则听过算数，却非要如临大敌隆重回应，义正辞严地训导压服人家，非激起社会面的轩然大波不罢休，只能说明这个社会的人文生态，出现了一种不太正常的苗头，那就是排斥，就是难以接纳多元思想，不宽容异己言行。

在我看来，面对背离常识的言论，我们不仅不必太过奇怪，还应该有一定的雅量，容纳它自然存在、自我省察，及至接受他人异见，自行收回偏见才好，在此前提下，倡导自由讨论，各抒己见，甚至或温和批评或严厉批判的环境。总之，一个文明开放的社会，理应涵养起宽松、平和、自由的说话语境，尤其要警惕以正义面目出现的，强调追求观点、行为一统的非正常社会趋同倾向。还是老人家的这句话说得好：“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

□张林华

那么，机关效率究竟是如何下降后的呢？

一曰论资排辈。又名先来后到。

就像小时候玩游戏，排座座，吃果果。机关来的早的，哪怕占着茅坑不拉屎，也可以在晋升、荣誉和各种评比中处处占先，来的晚的，哪怕工作干的再好，也只能靠边站着看。李君酷爱文学，业余时间写了不少诗歌散文小说杂文，在各大报刊杂志刊发，他乐于助人，义务辅导本地许多文学爱好者。县作协换届，以他的实力与担当，胜任副主席资格应不出意外。有德高望重的一位师友劝他，在选举前与其他往届主席和理事们套近乎拉个票，他婉拒了。他认为现在阳光透明的群众选举，谁能做手脚。岂知，选举当日，作为理事的他居然被漏了“通知”。有关系好的一位文友在微信里告诉他才知道。按照规定，副主席应从理事中选举产生。等他匆匆忙忙赶到，隔壁办公室里前作协主席正在向上届副主席们提示本届主席和秘书长“候选人”。开始选举时，这位前主席又自做主张建议保留上届七位副主席，仅增选两位副主席。本来仅有二十人，上届的不用担心落选自然欣然支持，有两三个附和者一举手，人员已过半，其他的不举手反倒另类。前主席在为大家介绍时，专门做了两人退休了能为各位做好服务之类的重点推介，其意不言而喻。结果显而易见，这位即将卸任的自己看好的主席和秘书长，果然被当选。晚来有实力的李君仅被“当选”的主席们提议为副秘书长。李君本想为文友们服务好，打造本土实力品牌作家的梦想从此破灭。

二曰厚此薄彼。又曰领导喜好。

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领导干部凭一己之好安排自己主管一块的人选，任人唯贤，唯才是举自然被排除在外。有的一把手更是将每个主要岗位都任命了自己人，这样工作上声音统一，步调一致。哪怕不懂财务的当财务科长，不会写材料的当秘书科长。外行领导内行，效率可想而知。王君供职于某文化部门，下边剧团排了一部真挚感人的大型现代戏。他认真研究，刻苦钻研剧本，多次观演，写出了有一个份量有影响的剧评，在市里报刊和中国戏剧网上发表，反映良好，剧评且获了奖，连该剧著名的剧作家也叫好。单位组织剧团赴京演出，本以为单位从工作大局出发，能够让自已参加。谁知在办公室打印拟定赴京人员名单时，竟然意外“落选”。派出的是“工作团”，由于领导喜好，变身“旅行团”。他本欲利用此机向名家讨教，为当地写一部古代名人剧本的美好愿望瞬间成为泡影。

三曰先私后公。又叫私字当头。

干工作先考虑自己，挑肥拣瘦，别说配合，只要对自己无好处的处处推诿。此类人在机关不在少数。孙君在单位虽然有分工，也很明确，但他对自己的份内事从不上心。上班时总是抱着自己手机追剧玩游戏。等到自己的工作任上报时，他找个理由请假躲起来，等别的同事替他完成才回来上班。弄得主任很头疼，毫无办法，只好把他的工作推给别的同事替他完成主任多次找他谈话，也毫无效果，依然我行我素。主任又是个老好人，不愿得罪他，每个被迫接受额外任务的同志也无可奈何。更有甚者，机关有个微信公众号要推，遇到周末需要临时加班，他总是找各种不在家的借口拒绝参与。其他两个年轻人见状也学他，不想加班。遇到周末加班，主任每次电话通知，几位年轻同志均推说不在家，最终只好让一位任劳任怨的老同志加班。一次，需要加班时，他说自己在乡下。老同志加班时忘带钥匙，最后取钥匙时见他居然离老同志自己的家，仅仅百米之距。谎言不攻自破，老同志那点仅存的加班干好工作的良心愿望，瞬间一扫而光。

当然，影响单位工作效率的原因千奇百怪，不一而足，决不仅仅如此。但这三条主因管中窥豹，可见一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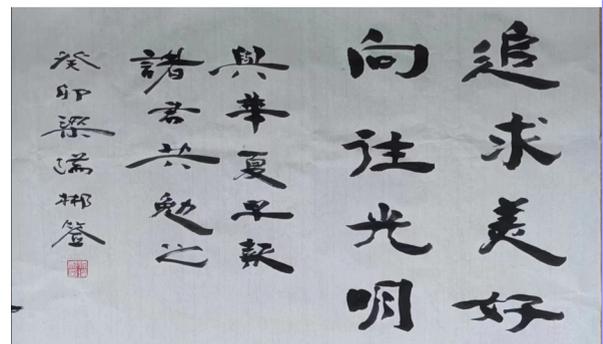
如何取消论资排辈陋习、建立良好用人机制，让庸懒无为者让位，下决心根治效率降低痼疾，成为我们机关工作当前亟待解决的现实课题。

湖南省散文学会会长、湖南省作协名誉主席梁瑞郴寄语思想者国际副刊

华夏早报讯（记者 唐吉民）近日，著名作家、湖南省散文学会会长、湖南省作协名誉主席梁瑞郴为华夏早报思想者国际副刊

题写寄语。梁瑞郴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文学创作一级，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现任湖南省

散文学会会长，湖南省作协名誉主席。曾任湖南省作协专职副主席、秘书长、毛泽东文学院管理处主任，《文学风》杂志主编。



责任编辑 | 张存猛 艾华林 版式编辑 | 张丽 校对 | 卢路